

全拾冊

世說箋本

十一



多湖

因學紀聞廟堂二字見漢書徐樂傳九嘆主逸註人君為政舉告於宗廟議於明堂左傳弁冕端委註端委禮衣也一說玄端委貌文海披抄引容成子語曰栖於一邱釣於一壑漢書班嗣曰漁釣於一壑栖遲於一邱太子明帝也諱紹元帝永昌元年敦反下據石頭宗廟二句見於論語以比亮才德王澄字平子散首不冠也箕踞踞而伸足如箕形也既見上應登云恐不及已衆人集評彼以甲為第一此以乙為第一其論方定其時温恐第二不及已而失色

世說箋本卷十一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晉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温氏譜序曰晋大夫郤至

也蓋恐月且評時或降已也或以第一屬上非

遠謂遠於俗也謝安稱簡文為惠帝之流清言差勝耳史臣亦以為無濟世大畧

下文云藍田掾及皆真祖父湛父承

猶褊急也

劉云語強然有思攀手及上也提在已下也

孫綽傳支遁問綽君何如許綽曰高情遠致弟子早

世說元本

卷十一

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

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以懷祖狎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已伏膺一咏一吟許將北面季云才藻焉敵高情

索解云與負俗之與疑有訛談疑評訛論纏裏也或云綸釣綸也猶魚里餌也

虛以應物如內無物融和也長也

據註則右軍勝林公五字可刪簡貴秀徹

經綸和合

以還猶以下也百之言有百倍之才王云道季比中郎恰得

世說元本釋作緝按詩有

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

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言勝胡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見

世目殷中軍思繹淹通比羊叔子羊祐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世說元本

卷十一

釋思蒸炬也

劉云人人同計較財物也

晉劉寔字子真見上

王肅字子雍魏衛將軍主

明子也註六經論語家語

等

應登云得土亦足以發也

劉云有尊謝卑何之意尔

聲如是也言猶地低下也

王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

此故舉之也考云唯舉手

指地記者之言索解云不

口言而手言皆是

劉云儉奴比人又云語甚

有氣意向味趣所向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二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

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

不穢尤惜財物王

郝志性儉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

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郝司空家有儉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郝情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鑿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王曰此

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王世懋云劉尹大是輕薄人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理本

真率巧則垂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按方回固已不如入此奴又不如方回是平平人蓋此貶意不在儉奴而在方回

劉云如此更高

此具體而微者韶潤和美

溫潤也外菴續錄美作差

曰謂各得諸人之參差

先一作元

過巧過儻故累傷

劉云篤論

裴頠字逸民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三

晉書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鈔撮云尔為尔我為我之意一說久疑人詭猶云人各當為我所為而已索解疑久乃人之訛而不得其解一應登云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王云妙於自誇晉書改一卿字何啻千里

洮洮澄汰也
劉云語煩

斟酌商量也
籠單字籠同類語淮南子
牢籠天下

鈔撮與通以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

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

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單

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

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

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竒進爾

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

鉞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

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群心

黃鉞以銅為之黃金塗又及柄大將軍賜之則斬持節將劉云矜而無味按此評是然清言諸賢唯劉有識概能制桓温此時桓威權熾盛亦不畏面兵處索解我為無用而棄去者殷輒取用之江左改前代司隸校尉變其職為揚州刺史統丹楊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

劉云此語能長人格價

達一作違

居然不用動作之意一說猶顯然

標出警悟省真率

膚清即形清也神令即神清也奕奕美兒鈿撮膚清不深也容數人言品第之有間也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如其弟

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歷侍

中廷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儉黃門侍郎巖

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家

居然

自勝

言奉任多天真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

晉續

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鍾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畧西朝及江左人物或

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

奕神合王劉善其言

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

畧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真長曰

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阿奴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

今日不復減向子期

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

西陽即巖也

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

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

玄小字

胡兒並在坐公問

劉云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為優濛之言謂皆勝之也按長史於丞相雖事業不及但有都長以為勝文選三國名臣贊都長註云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阿奴相親狎而呼之之稱其處二字或屬下句考其處指風神所持

劉云非謝公問弘度答那知許事

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

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

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

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

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

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

侍常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王世

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索解復去声不自治謂不以禮為辭也喻至於篤甚而不得已受之一說耻仕亂朝雖有疾不復自療治遂至篤甚然扶曳受拜上疑有脫句脩齡耶王氏長史大原王氏故曰我家卿家王友當作內史誤字也有勞苦於為家之名故云足下是名父之子以屈小縣勤為家其是不宜也述父

承為中興第一名臣王述傳初述家貧求試宛陵頗愛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多脩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才其談詠虛勝理會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

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桓初欲開口中悔停言也鈞撮停佇思也言字微逗劉云自佳按桓所欲言有中二人之藏否故恐其傳之

劉云韶令亦屬矜持往猶一往奔詣之往即言辭所向也

按荀子議兵篇相為雌雄
索難安石故相為雄雖阿
萬而非當裂眼而爭者况
足下乎按阿萬不及安石
然足下難裂眼相爭况安
石乎安石故自為雄矣裂
眼苦爭之狀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邳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如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叡曹叡之小字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叡曹叡之小字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晉百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官名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日志字溫祖江表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

按此評難解
抄撮負謂貴之也猶言荷
擔索解不知負荷其才也
按二說未得註意蓋言常
人以其所為為不孤負其
才深知其為人者不重其
德業也 劉云外貌

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

世說新語

卷二

七

風期風韻志期也一說風
情所期 疊疊不倦意按
據此評則殷過支支過嵇
稽古今偉人也豈殷所能
企及哉况支不如劉尹長
史乎恐非謝公言或云此
但於談辯上評之非評其
人也
王云道季此言亦殊有生
氣
急逼而乘之也
永世或作永叔曹叡李志
與右軍同時書亦不相下
李重字茂曾
厭讀為厭閉藏兒獮野豬

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

而治但恐狐狸獐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

按戎鄙吝然年七歲聞猛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不勤十五藉友之鍾會伐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威戎倫

蜀過而問之戎答非名賢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

不能言後世戴遠輩重之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其鎖核豈為自污耶賢者

史

處亂世悲夫或以若如為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行一字然下文亦有若如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敬寒溫

公言或說非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義之帖吾有七兒一女皆

吉人見繫辭傳世說原本

辭暴下有躁人之言多五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

不說自優又不說自劣故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云不同然其微意則在謂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

自優故謝又曰外人論足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

下不及父

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隸書即今真書草章亦草

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

書之一體

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答曰人那得知之也顧惇

索解訊當作計云當作與

量按孫過庭書譜云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

得之但訊作評較優按謝

答之甚以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

公問其子以與其父優劣

云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

恐非禮

實恐未克其表况乃假託神仙雖復麤傳楷則

成學孰愈百擗按假託

神仙謂子敬飛鳥帖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一

八

韶美也

身自稱之辭

近猶頗也畧也撮編聚而
捎取之也抄撮標樹抄也
標的也按樹抄解為是即
所謂鈔撮也勝會即勝情
所會得也

高士傳今不傳後漢書註
紛綸猶浩博也光武子沛
王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
客時稱北宮五王陰就光
武后光烈陰氏弟
凡饌饋之品味皆曰膳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

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葱菜以觀其意冊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後漢書註引帝王世紀桀
以人駕車

梁松字伯孫統子也襲封
陵鄉侯尚光武女舞陰公
主寵幸無比

悚竄通

語當作對上出字當作坐
徑出當在不肯上素解
以此六字為衍文

說去声

犢鼻帷帳與禪同犢鼻穴
名在膝下禪短裁至犢鼻
穴故名

相如有大人賦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冊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冊冊不肯見後

冊得一疾往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坐者皆悚望其顏色冊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冊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帷器市中為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

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

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棧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

世說新語

卷五

九

荆柴也

清悟下添然字看
劉云鈔撮猶撮拾一說量
法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
撮劉向別錄左丘明授曾
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
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
卷授荀卿此蓋抄撮要義
也又劉勰新論鈔石雖平
不能無抄撮之較此謂小
也又薛季宜貴遊行抄撮
語麗文彫蟲繪為繡句欺
南宮此謂剪裁也今此所
言蓋謂才之秀要也又鈔
撮猶云毫釐按此數說猶
抄撮要義者與本文義合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
侍郎義熙初為侍中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
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誅云荆門晝
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中朝人其論少正卯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
冠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貢進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
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
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與上文近撮王劉之標相
似魏志註桓範抄撮漢書
中諸雜事名曰政要是也
撮聚也飾褒榮眾荀子作
飾邪營眾營讀如營言惑
眾

卯有毛譬如雞伏鴨卵出
於卵者為鴨毛不為雞毛
荀子不苟篇亦有卵有毛
雞三足雞以兩足行兩足
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
矣如梯兩足則不能行也
馬固胎生然馬生已有毛
則卵生何異犬羊之名皆
人所名若先名犬為羊則
人必呼為羊矣寒熱皆人

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
乃人之姦雄者盜跖莊子雜篇曰柳下季之弟
也不可不除盜跖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
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
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
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
之孔子前見謂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
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
之書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
之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
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
莫能屈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之所名。火豈自知其熱乎。目不視。公子牟言目之見物。必待於綠。綠盡。體空。目不能見。龜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丁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科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

王云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古詩十九首中語。蓋孝伯行經所見。自有此感。王導初封武岡侯。子協襲封。早卒。無子。以弟邵子謚為嗣。邵字敬倫。邵兄洽字敬和。王云亦自尊其父。耳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問

古詩中何句為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為佳。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王中郎詎可便勝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卧向壁。嘆曰。人固不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晉書又有劉遐字正言者。蓋與此人別人。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

植似梨而酢。柚似橙而酢。

傳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植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植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謙字敬祖。冲第三子。中軍桓謙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

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季琰珉元琳珉也

僧彌才美難為其兄

考有二人則不奇也奇欲
奇其女之奇也國家此人
不可無一人也有二人則
不可止容止也危高也翹
舉也齊書列傳九二張融
字思光吳郡吳人神武
北齊祖高歡遺急也迫也
中興元魏後廢帝年號孝
武元魏出帝也諱恪河間
獻王德景帝子東平憲王
蒼光武子也皆好經學有
德行

世說新語

卷一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

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珉小字僧彌難為

兄僧彌珉小字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

齊神武言崔陵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適魏書

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

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悽

所為仕至東

兖州刺史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

子弟中孰賢魏徵曰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

自失上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

也改封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

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

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池周迴四賦詩群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唐詩

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昭容

鄭方姓夢巨人界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

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

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宗立

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

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

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

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世說新語

卷一

帳殿天子行在以帳為殿
綵樓結綵為樓亞於革切
笑貌通天則天年號長寧
下嫁楊慎安樂下嫁武
崇訓俱中宗女也中宗景
雲四年韋后進毒弑帝臨
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其
黨皆殺翻以彼音節被此
詩也則天以張易之為奉
宸余寵甚張柬之等討之
易之伏誅敗上脫易之二
字

太平高宗女則天所生賊
吏受賄也。校也。書商惡
賈盈入計以群國會計入
朝也。卽借計也。佞期詞姓
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
排牙笏也。緋袍也。非爲四
品之服。陟音斗。峻也。頓也。
法駕天子車也。昆明池中
牽牛織女以石作之。殘灰
池中黑灰。天地火劫餘燒。
胡僧竺法蘭知之。見高僧
傳。鷓舟也。鷓大鳥。畫之著
船首禦水災。昆明池通白
鹿源。源人釣魚。綸絕而去
夢武帝。求去其釣。三日池
上見大魚銜索釣放之。三
日池濱得明珠。此魚所報
也。緋赤色。緋騎兵仗也。左
傳。韞韞之跗注。緋衣其貴
色也。幔城以幔圍宴所也。

橫汾秋風辭濟汾河也。宴
鐘詩。經魚在藻。王在在
鐘。豫遊也。帳殿卽幔城也。
池中。大石鯨長三丈。斗牛
有人乘浮槎到天河。還問
之。嚴君平。嚴曰。某時客星
犯牽牛宿。正是其人也。堯
時。州夾階而生。月朔始生
一莢。月半十五莢。十六以
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月
小。一莢焦而不落。名曰黃
英。池象海。故曰象溟。初日
浴於咸池。故曰浴景。
高緯字似孫。續古說。郭有
似孫。緯畧而無子畧者。不
可控。搏見孫臏傳。泓深。崢
峻也。蕭瑟。寒涼貌。見郭璞
詩。語空一塵。歸之無也。塵
世也。釋謂之劫。劫。勞苦
貌。無可用其才而欲用之。

世說新語下 卷十一 十一

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
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唐詩紀事曰。宋之
問。字延清。汾州人。
與沈佺期。劉允濟。媚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
逃歸。景龍中。諱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復往。諧結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賊。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詹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爲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爲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
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隄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緋

騎逸。堤柳慢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
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莫全
落。春遲柳涪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
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宋世嘗曰。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
莽。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五千言。辭潔旨謚。澹然
潛。若老於玄。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凌滌沉
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個儻峻拔。無一毫蹈
襲。公仍之。陋極天荒。窮人之僞。放肆迤演。如
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
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恠。詭
誕。在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
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
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之辯。獨善其身。苟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
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

世說新語下 卷十一 十一

是勞苦也。斬然猶一切也。致過謂孔子自屈以致其過也。

杜淹字執禮。官檢校吏部尚書。

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地。天。即天一生水之天。能以衆正。二句師承傳語。通天下之志。繫辭上傳語。撮如小貌。

禮樂之權再文之以來生傳道淹杜所十不故其是而
樂不於徵帝志王地府先者六淹見有可乎意時猶
脩行茲不奏名矣二君王曰代撰而九免辭思天區
元欲四至太之雖化之業先玄中子其言若私曾不之
經安代謂平日有為之遇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
讚之矣所十通君德一坤上之師曰素王位能通正可
易乎有親二策冠慨然有濟蒼生之歌而歸後
道退敝廬在茅簷土堦河汾也道
九年其道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李云朱子自道。欲速論語語。李云此言大謬。見在通後矣。先天體也。後天用也。而體用相互盡變化之妙也。高文。漢高祖文帝也。曹劉顏謝。曹植劉楨顏延之謝靈運也。後漢公孫述字子陽。少習漢家制度。據蜀稱帝。光武滅之。得其禮器法物。後漢曹褒字叔常。感朝廷制度不備。慕叔孫通漢禮儀。受命撰次上下禮式。鈔撮云荀勗當是荀勗。晉荀勗字公曾。定律令。脩律呂。舜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大雅天生蒸民。

遠而謂至威北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疾夫謂子召我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
子悉次其書也。王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
十篇續贊易七十篇共列爲八十卷。朱熹論曰
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
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言。爲已任
名。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無。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名。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依。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五。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略。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體。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曹。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公。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公。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未。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繼。以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已任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莊子不足相君臣。不知上添又字看。此亦千歲不傳之統。

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家會稽。

物色以其形貌求之也。三反數度往來也。屈官之也。帝曰子陵朕竟不能下女邪。

侯霸字君房。河南容人。也。建武五年代伏湛為大司徒。禹足三公也。領頸也。

子陵至京舍於北軍時。侯霸奉書也。

世說新語 卷下
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道。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此。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嚴子陵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命以物色訪之。齊國土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

霸言乃欲見光者。三三反也。言使者三來也。

猶買菜者之求益之也。

周幽王厲王

五鹿充宗字君孟。與京房同治公羊春秋經。

公寧小羞。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尤好鐘律。知音聲。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夜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為賢邪。上曰。賢之。房

齊桓任豎刁。秦二世任趙高。豎一作豎。

二也。字作耶。字看言。雖不敢曰治。然愈彼齊桓二世。

刺名刺也。覆之。書其背。

問。聲聞也。正字通。龍音龍。與龍通。毛傳。讀如字。釋文。鄭讀作龍。

日。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幽房。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卒任不肖。道也。幽房。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一。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惟。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

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

已久冀一見龍光。子為龍為光。敘腹心之願。

周禮大宗伯有九儀之命。一命受職。二受服。三受位。四受器。五受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九作伯。是為九命。白屋。以白茅覆之者。哺音捕。食在口者。

御以馬喻也。

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待士。猶恐。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媿。追請徑去。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

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曹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定為嗣。曹公一日諮於賈詡。詡曰。魏畧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

張良陳平

德度見左傳素士寒士也起於白屋者

審配字季南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逢紀字元圖

聰達有計策逢音龐

辛評辛毘兄也潁川人見

魏志郭圖字公則

表後妻蔡氏

蔡瑁襄陽人劉表妻蔡氏

弟也張允表外甥也支校

也

蜀志註雍本姓耿幽州人

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儉亦作慊

世說新語

卷十

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為大中大夫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棄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遑子道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如此而已

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紹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表死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讐隙至於傾覆

蜀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

或云女當作子非也先主與雍皆男子也豈皆行淫耶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

跌宕無儀檢也見楊雄傳

傾一作項

孫休在位七年諡景帝

劉云乃是有風

士相見其贊各執雜註取其守介不失節也耿介執

介特立也文選註耿介執

節之士也

孫琳字子通代孫峻知朝

政領中外諸軍事後孫休

誅之

丞丞進進也見書條列吳

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主至荊州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為屈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群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丞丞無有遺事唯射雉可幾

世說新語

卷十

十一

事未考一本不引此書

劉云忠臣之言

廷忠一作建武後主皓也

論易理學也分著卜筮術也岐而為二魯頌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蔡蕓獨向日我心過草木豈不注情而盡忠乎我注情於君甚於蔡蕓曹植書云蔡

世說新語

卷二

孫皓別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

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

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

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

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合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

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

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蓄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

蠶之傾葉大陽雖不為之

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八元八凱見左氏傳坐

以待且見孟子

萬國一句見乾象傳金鉉

與卦上九鉉打則而舉之

者此謂處三公處理陰陽

見書赴景馳風謂四方來

歸小心翼翼見詩相書鼻

之所在為天中高而不危

二句孝經語陰陽暑是

相生之物然淫則作害哀

多一句謙象傳辭哀聚也

或云減也一本作樽取也

字書作樽把也取己之多

鳴鳴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蔡蕓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主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尊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日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

大壯也。老生老書生也。唯老生乃能見不生之理。唯常談乃能見不談之理。胡三省曰：言必見其死也。恐謬鮮明德維馨見書藏或作臧。學鳥集食聲。

北山即共北山。在河內共縣。

嘉平魏齊王芳年號。

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慮有危機，要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日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太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翰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上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各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火生有光，必用其光，而妄用之，則反滅之。故用光在薪，得薪托光，其曜萬古不滅。物物情也，即時情也。難乎免今之世矣。論語語多求奔馳多岐也。

魏滅晉與之際，或就魏去晉，或就晉去魏，各易生嫌，疑無貴無賤，並斃世禍。

亦字對衛瓘而言之。

良妙。康每肅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才，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

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

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

世說新語

疑事一作處事處分決斷
給使董幹給使令者

考云人事外事也是所謂
批難之晨也
鈔據引田氏說淵鑑類函
遊俠條裴啓語林曰晉李
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為
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
日詣數百家別買客常填
門此與別二字行遂死以
下八字不鮮恐有誤按與
別遂至於几下七字誤衍

懼之上脫郭氏二字語林
賈客常填門五字當在傾
心下
劉云非夫

施舍二字左國有之其義
多端丹鉛錄論之詳矣
王云人性不同廉貪不繫
貧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
言王安豐豈貧於夷甫耶
阿堵猶言這物也
掌長水宜曲胡騎故名

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
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
會合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
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
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
斷不宜引書也如從之泓即具草金太子書呈
帝大說以示權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
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太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
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于豫人事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買客與別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常填門故懼之猶漢之樓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各譽母死送葬車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

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

氏小為之損原本又載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大怒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捉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走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婦欲試之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令婢以錢繞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

婢曰舉卻阿堵物劉辰翁云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
禮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

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

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

富後為趙王倫所殺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身服儉約以先

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醵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

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劉云一酣語謬

元帝覆杯池在金陵古城

臺北三里一名曲池

克已復禮見左傳論語

王敦既反戰克王師

王云此乃真名言

亡消亡也亡晉書作忘胡

三省云日復一日浸息前

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

去耳

劉云終是晉入

四海人心未達王敦所為

民望民所願望也

一匡齊桓公

側正坐也言待賢臣之心

切也觀言我從入朝則必

無變矣故王言朝廷何顧

君不致誅於我乎雖殺如

君輩者數百亦無損於時

又稱疾不朝鯤諫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

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觀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

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

王云即此量亦自可作司空
柱石承棟梁者見漢書注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吉與刻通謂駁一亡友更
慘駁也慎終出尚書論語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一人亡後右軍
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
甚愧王世懋云此規
大有益交道

豪豪者也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
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
十斤綿與萬 世說箋本卷十一終

世說箋本卷十二

規箴下

祖納字士言官光祿大夫
遜兄也狀者貌也文心雕
龍體貌本源取其事實
儒素或作隱素

惜寸膠又出典論見上按
此時元帝未為帝軍國多
事而祖納以恭忘憂晉臣
偷安皆此類也晉書祖納
聞王語歎息曰非不悅子
之道力不足耳乃言於帝
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
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
陳郡陳人世寒素父
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
狀未就而卒隱以隱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
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
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
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
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謂之曰禹惜寸陰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
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
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
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
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
經群史多所綜悉若使修
著一代之典褒貶與棄誠
一時之偶也帝以問記室
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
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
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
也少長自少時至長年
也易象傳財成天地之
誼財裁通漢藝上脫後字
曲禮夫禮所以明嫌疑也
確堅也書首末全曰通

元帝當作成帝 五官
見曲迅急就章曰丞相御
史郎中君進退公卿傳僕
勳前後常侍諸將軍
易蒙卦童蒙求我
沒而不朽左傳語 疾沒
世而名不稱論語語

世說新語 卷三

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

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崔子

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

稱數十條名籍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論當世

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

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

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

急可就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

而求焉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國史明一句見詩序
注十七字元屬正文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然後忘憂哉
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
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劉云寫得鄭重可懷按此
章甚可誦然非規箴
郝堅都督徐充等軍事充
州刺史假節鎮廣陵

郝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

翹起也在願曰翹上坐郝

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

上坐也必欲言以下記

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

者之辭攝猶兼也郝

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

欲言其所見未得開口王

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逕承其次而言使郝不能

願公勿復談郝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世

言也後會難期今日款語

且欲尽平生之懷願君勿

為無用之談

叙得形狀如畫按冰衿冰

冷自懷也衿心會也猶言
爽然自失抄撮衿與際通
懋云冰衿
二字未解

世說新語 卷三

巨飲及臨濟錄冷噤噤地不能出言也
甄陣名兩甄猶兩翼見于左氏傳注升菴新語引晉周鮑擊賊令李桓督左甄梁裴遂為四甄蓋晉宋間語同堂同祖也見上偽楚晉安帝元興二年桓玄廢帝篡位國號楚

芒芭索也縛人士與縛山獸同故不堪也
墮與惰通

桑榆喻己之老朝陽喻弟子之少壯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磨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為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為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少差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

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顛字伯通仲堪從兄也晉陽之甲謂除君側之惡見定十三年傳應登云見半面病狀也消息所患令善治疾按屬囑也消息調攝也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亂政王恭約殷仲堪謀討之桓玄說仲堪仗與之曰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乃與從兄顛謀顛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我雖進不敢同於汝而又不致異於汝上下輕弄也或云王延弟也未詳克刻通約也說解說也相王會誓王也王而為相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且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顛弗與同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顛輒局曹也職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分所居也王緒王國寶相為唇齒並上下權要緒字仲業太原人祖延父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為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弟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於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

謂之相王見上

王大主忱也字元達國寶之弟

歛歛火起良考云元包經趨歛歛傳動也說文歛有所吹起也此謂輕暴也史記下當有周勃傳三字

構羨之也

樂曲曰弄歌曰韻管曰合御妓御府之妓便便習也申與慣通明也晉書帝弥賞其放率乃許召之桓意欲歌怨詩故輟吹而就彈奴名碩賜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三

王深為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聘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王大不平其如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勃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

王國寶構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

無忤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

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

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

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

奴既吹笛桓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為

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

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

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

馬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

而止

姓張加四品將軍使上殿

詳叙論語為君難為臣

不易有與又同金滕事見

尚書一叔管叔蔡叔也

不刊謂不可削除也劉歆

曰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流

言無根之言流來於此也

出尚書相嘗為豫州史

謝陳郡陽夏人陳郡屬豫

州故呼桓為使君

軍營

一統志揚州府晉廣陵郡

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縣

謝宅在府城傍手植双榆

唐時猶存安鎮廣陵築城

城北人思之如召伯為召

伯棟暴露無屋而處也葦

草舍也文靖謝安謚也

世說新語

卷十一

三

王蓋字雅遠。邵子也。耳順六十也。所存心所存也。

檀越梵語。此翻布施。沙門以稱在家人。

索解此者。履順而遊性也。斯理乘佛理而御心也。信使也。論語夫子諄諄然善誘人。

謝瑛謝混再從兄弟

幼童傳三卷。梁劉昭著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

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

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

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

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瑛。生而康不慧。位秘書郎。早亡。

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

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聰悟。五歲能通玄理。

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

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按混乃使此數人共遊戲。謝韶小字過末。即弘微父也。

既上車則靈運輒評論人物也。同異謂是非也。言有議秘書者也。

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

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衰止。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

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

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元撫之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

後漢書曰。崔瑗字季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

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藏。在涅貴不緇。暖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易象傳。慎言語。節飲食。又云。言有物。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有恒老子。知足不辱。知足之足常足。

鹵簿天子輿衛也。今王公卿士亦用之。見上。要人。權要之人。

異人謂羊祜曰。善為之。此托言後必為他人有也。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孔中丞二弟在官。從弟徽。頗營賂。嘗請假。

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偽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

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魏

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

醉伏地。以貂抄肉。帝笑曰。汗貂。武陵答曰。陛

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

也。母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

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畢常以

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頗儁。出武帝。即

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畢有非常之

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南史孔顓傳。都水使者說顓謀反。顓遂發兵。上虞令王晏攻而斬之。詩。雨無正。聽言則咎。又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曲宴私宴也。待中之冠。以貂尾為飾。抄平聲。略拂過也。一說與抄同。摩抄也。梓與盤同。羽毛。貂也。骨肉。兄弟也。武帝諱頤。高帝諱道成。暉。小字三昧。隆昌元年薨。

方州也。岳。四岳也。謂藩國。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素白也。白屋寒門之族。平進不行險。幸也。嬪婦也。諸女嬪。王子姪尚主。輜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車也。諸宅諸子之宅也。卓氏藻林。子舍諸子之宅也。若今言諸房亦同。後漢書。鄭太字公業。司徒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略。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結交豪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弥縫補合也。此謂節過也。南史。帝使季敞詣思遠。休尚顯達子也。敬則主敬則也。

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疑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輜駟填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支。尚書加給事中。

軍蕭季敞。寵猛。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無行善於彌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身簡約。思遠小字阿戎。司徒長史。

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爲郢府

王導謝安清言諸人常捉王柄塵尾。鬱林王昭業齊文惠太子長子。高帝立爲大孫。帝崩。西昌侯鸞以

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大后令廢爲鬱林王。蔡之。東昏名寶卷。明帝子。梁人廢之。侯景反。圍臺城。遂陷之。武帝憂憤崩。太子綱即位。是爲簡文帝。景又弑之。此時湘東王等入援。淹留不進。臺城本吳後死。城即晉建康宮城也。鈔撮龍泉集。臺城在鍾阜側。豫章王名棟。雙六槃中彼此各十二。梁白黑各十五馬。此馬單則彼馬得打。兩馬相並。爲梁爲梁。所以避打也。有馬遭打。則餘馬俱不得動。必俟所打馬復下。然後得行。仍須彼內六梁中有空位。而取也。子馬也未下。謂馬被打起而未得入槃也。詳江

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爲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建鄴敗死子

湘東王繹

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合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弑棟。廢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卽下。賁斂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

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

下都無下意

南史曰。蕭賁。字文魚。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湘東王。

湖開見錄五雜俎亦載之
無下意謂不下江救援父
兄圍囚也
王褒字子深瑯邪臨沂人
儉之曾孫規之子也

廬陵即中宗母武后廢之

居房州十四年還位
或云在瓦屋之殿而不出
則不為雨所濕此說似鑿

世說新語

卷五

七

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
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
無下意王深為之按父兄在圍城中不保且暮已
憾遂因事害之在外雙陸遊戲禽獸之不若也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

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唐書

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

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

哲夏四月遷廬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

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為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

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擅權至忠輔之擢御史

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為京職

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無

所賑施及籍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

於蕭傅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

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顧惇量按潘安仁西

征賦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此用其語

耳文選註引漢書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

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先在東郡望之因命并問之延

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命并問之延

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廉儀官錢放散百

餘萬上命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

世說新語

卷五

七

明皇即位太平公主依上
皇之勢擅權用事蕭至忠
景雲初出為晉州刺史後
復入為刑部尚書籍沒舉
罪者家籍所有田宅而沒
而入宦

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呂太乙為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

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

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

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清通王戎簡要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

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空

徒見節籜小未成重一竿後遷戶部員外作耐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

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

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本及

得政引內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承

移者幾表之類也官曹不相臨敬則為移書劉歆移書博士是也六典注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移謂移其事於他司銓銓衡也唐太宗朝有裡行之官內供奉裡行者各如正員之半皆非正官也不即真不為正官也

唐書王叔文越州人韋執誼京兆人順宗元年以王

叔文為起居舍人叔文依左散騎常侍王佐任依宦官李忠言忠言依昭容牛勳轉相交結又引翰林學士韋執誼與相唱和後貶叔文為渝州司戶明年賜死通鑑注播州即古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也劉禹錫以宗元請得改連州

陶埴器之模鑄鑄器之範以喻執政之化民也

涑水紀聞司馬光著涑音速光父池官光州生君實光州有涑水故號

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埋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待老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

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

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

之面折直指人過也出史記

宋史陳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辰宰相出典州曰判致仕歸家曰就第

考大平御覽引元命也嘉置二字作直老人星在孤南而曰北文疑有誤天官書狼下有四星曰孤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注比近也名隨身後或作名遂身退納節謂致仕也通鑑注魏晉以來持節假節出當方面者人皆稱之曰節進退三句見繫辭傳史記注引吳越春秋作郊免淮南子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漢書作野禽彈走犬烹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矣請謚為榮靈詔謚恭判亳州遇生日親

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見則主壽昌常以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

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既佐越滅吳為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烏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

姓文名種字子禽屬盧劍名賜劔即賜死也

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以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榭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魏武

常讀為營反覆謂再三反覆問之也牒札也牒之謂為牒具之也或云牒疊也

紙以次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亦是有理終

醉以牛羊乳作之見上昔羊野大夫題酒瓢天地四方四字人問之余曰僅

人餉魏武一栝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

容六合亦此意

劉云雖經論注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說文等不受也受辛宜辭之也字典引此傳曰與文辭之辭通用考云文海披沙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此何由得見即孝標注亦疑此余按三國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瑛庄見有碑刻云云此雖小說於理為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為陳太邱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證諺云有智

世說新語

卷三

十

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衣于江存其父尸曰

無智較三十里婆娑舞兒所淹溺也古文苑載曹娥碑注伍子胥為濤神索辭存猶按檢索父尸所存也後漢度尚字博平為上虞長人稱神明古文苑注引會稽典錄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礼作曹娥碑第四謂乘第四之車者解之助音勒骨骨也劉灵亦有此語自外曹也嚴治裝也幾機通用

父在此衣當沈旬有七日衣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即鄆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按原本又載魏武有竹片數十斛咸長數寸眾欲燒除太祖思可為竹桿楯而未言馳使問主簿楊修修答與太

世說新語

卷三

十

桁與航同。浮橋也。鈔撮引通鑑註。朱雀橋跨秦淮水。亦曰大桁。桁架也。因以為格已。自出或作自也。考云。函史。帝止南皇堂。通鑑註引齊書曰。桂陽王反。帝曰。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然則中堂當在宣陽門外。故猶也。一說。故。故意也。劉云。未見橋。當斷。不當斷。亦非。求。多。時。也。考。金陵覽。古。晉。孝。武。建。朱雀。橋。上。有。兩。銅。雀。通。鑑。注。朱。雀。橋。在。吳。建。業。宮。城。之。南。亦。曰。大。桁。自。吳。以。來。有。之。函。史。溫。嶠。燒。朱。雀。橋。帝。怒。嶠。曰。今。宿。衛。單。寡。若。賊。驟。勝。社。稷。不。保。陛下。何。愛。一。橋。左。傳。天。威。不。遠。顏。咫尺。

祖心正。同。眾服其。悟。顧。惇。量。按。後。魏。武。終。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則。敏。悟。之。人。可。不。慎。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

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

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召。諸。公。來。嶠。至。不

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

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使溫之。溫可別。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日。徐州人。

東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出通鑑注。

時洛陽沒於胡。故東晉言恢復。以修復園陵為言。園陵先帝墓也。信使也。嘉賓時為桓參軍。劉云。此等後人。不能亮也。哀哉。

慕容暉王於燕

屈到。周時。楚國人。見國語。

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郗於事機素暗。遣

賤詣桓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賤。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賤。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閒地。自養

宣武得賤。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陽

秋。日。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

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

荒服外之人。通鑑注自南
北分治。各以其封略之外
為荒外。
詭欺也。謾也。
顧和字君孝。

謾子公切

本草注棗赤心。有刺。行厨
集引此傳云。棗曰赤心。

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
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
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愔。並為
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
州從事。尉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
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梁
書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
瑜取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

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
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
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劉士章為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
初為齊高帝行參軍。任
梁為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
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
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
曰。兗州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祖疑。馮
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
詩書。父母恐其軌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燃
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

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
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王云。總誤道悲彭城亦竟

木瓜詩語意

論語周人社以粟。宰予曰
使民戰栗。南蘭陵。江東所
僑置也。本武進縣地。

南康王寶融。齊明帝第八
子。勳彌究反。勳字伯猷。宋
鎮軍將軍。

侍郎以文學為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

見重一時獻文皇帝子敏而

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

城為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

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

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

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

摺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成讖按彭城賈王也永平元年為高肇等所枉害莊帝立追尊文穆皇帝史記匈奴圍高祖于平城七日雲中郡名陰山匈奴山名平彭音近故失語彭城項羽都此史記漢軍圍項羽城下四面皆楚歌又漢卒十餘萬人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睢音雖石梁即泗水呂梁也見水經鈔撮引關子宋景公為弓登臺東面射之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餘勁逸勢猶飲羽于石梁神速也王肅瑯邪臨沂人父奐及兄弟為齊武所殺肅奔魏故稱肅為吳子

摺支也占唐同音有此父有此女

龜能行氣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為占事也

命狐相鎮淮海日唐書曰命狐綯字子直父楚

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

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

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

日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

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

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押韻

點去冰傍去冰傍之點也除却雙鉤兩日全言於兩日全中除却其雙鉤也兩日明也唐制節度使幕屬有掌書記觀察使有支使掌表牋書翰亦書記之任也綯為節度則書記支使通用耳

勾丁也。兩日本全明也。今除其二勾。則作比字。洗釋也。疑義如洗也。張又新字孔昭。官江州刺史。煎茶水記載在茶經末。

光當作匡。常當作恒。末太祖諱匡。詔直宗諱恒。故避之也。同光年号。沙陀在蒲類之東。即大磧地也。

梁朱全忠滅唐。稱帝。李存勗又滅梁。稱復唐之號。故曰及正。反正撥亂見公平傳。武穆馬殷謚也。

世說新語

卷五

十四

日除雙鈎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

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

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唐同光中

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

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洞庭乃沅

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對曰洞庭至狹若

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

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

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

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

宗大悅

夙惠

賓客詣陳太邱宿太邱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

邱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箒飯落

釜中太邱問炊何不饜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

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箒飯今成糜太邱曰

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

易奪言無遺失太邱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太邱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邱舍去

惠慧通早歲智慧

箒音閉小籠所以蔽甑底也。備音溜主篇飯氣蒸也。郭璞曰饋熟曰饜鈔撮云。孫炎曰蒸之曰饜均之曰饜說文饋一蒸米也。按一蒸米者謂一番之蒸也。均之者謂合數番之蒸熟而均之也。此言炊何不饜蓋謂均之在飯籬也。非飯氣流之謂也。彷彿若似也。

期行相約同行也。期不至故舍友而獨行也。

世說新語

卷五

十四

王云小兒語故曰方正
非人易否之匪人莊子未
嘗出於非人

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
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
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
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
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

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日月中有兔蟾蜍者
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
於陽也

必不明劉云此語極未
易正是玄勝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

考云太平御覽引五經通
議作蟾蜍陽也按陳後山
以兔為陰曰月中真有兔
乎陰類相感乃共理耳是
陰繫於陽也亦字行當作
蟾蜍陽也

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食
在營室二度史官不見郡

國以狀聞時黃瓊為魏郡
太守太尉瓊也
况比也

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
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

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
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

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為司徒
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

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
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

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
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

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

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

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

按江夏太守上告蠻賊事
書副本於司空府也通鑑
注漢故事諸上書者皆為
一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
者先發副封索解云後漢
書註為副本副本豈可曰
副府副府蓋謂司空也按
此說非也東都賦捧手欲
辭蠻夷猾夏大禹謨語王
云注恐誤子琰不下獄

范史趨作煒

論語注蹴踏立不自安貌

漢人多呼後輩為高明

抄撮引因樹屋書影曰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為界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為主出界者

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遵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遵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

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遵大踈踏融別傳曰融四歲與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齊問高明父祖嘗與僕

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

莫不歎息余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遵後至

同坐以告遵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

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

笑顧謂融曰長王云注不如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

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

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

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

對孫權使有訕

端坐不起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

而卯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

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

收實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

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

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

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

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服豫者乎

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

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

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

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

叔兩即方為琢釘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左傳

崔杼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王制不殺胎不覆巢

王云語自可傷按本傳亦云與孫權使語謔朝

廷又云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

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

致乖忤融書云先王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

也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禁

噲鮮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高祖非醉斬

白蛇無以暢其靈云云就命文選注曰就刑戮而

畢命也。晉語：暇豫之吾吾。王云：此論甚正。可據。按本傳亦載：二子以其幼弱，得全寄宅舍。二子方奔，拱融救取而不動事。

以劉為何若人，而今便欲去耶？英雄欺人，本此。索解：玄德驚孫奇偉，但得轉顧視其足，降於東階耳。此以下字為去聲，或云此言目唯在孫足也。切問而近思，論語容止可觀。左傳：孝經。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按此又王本所補，可云所見異辭。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蜀志：先主東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

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

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惇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

注皓曰：上脫孫字。

屈辱使行。詩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言其遠而有光華也。晉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左氏傳曰：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吳志：朱異建計破樊城，又率手下二千人破魏文欽七屯，斬首數百，孫權與論政事，情定或謂愉與快通。

吳志：呂蒙汝南人，張溫吳郡人，呂武才，張文才，吳志本傳將率下有發憤歎息一句，謂歎息舊時諸將多亡也。駭裏神馬日行千里，本傳註作三人各隨其目。

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迹擢太子輔義都尉，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何禎並結綰帶之好。朱異吳郡吳人，朱桓子也。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又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汗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追思呂蒙張溫，以後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尉，校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驥

所見而賦之盧其良犬也。鵲一作狻。宋良犬也。孔叢子盧黑色。誰白色。竹帛史書也。家語南山有竹。不採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易解卦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劉云。字形。謂勢皆稱奇。

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賦儼

天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怒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

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盧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兒阿。鮒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

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

考板當作枝。晉書看道邊李樹子多折枝。一說攀援。

鮒或作鏹。訛也。或作燕。燕即朗也。宜祿內小臣官名。詳秋秦姓。宜祿官名。

之誤。按王戎之鑽核。非其實者明矣。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

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

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

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

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

禽。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

君平名坦。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見上。君平呼兒。楊家設果。夫子指君平。

卒猝通

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
 入闈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
 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
 適字熙祖惠
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
 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
 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
 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
 帝於是令譽
 流於天下

居然猶自然也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
 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
 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

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
 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王云年歲與後矛盾

腹暮也

提耳出詩語欲二子審聽
今我所語也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
 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一卒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
 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張吳興之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
 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荅曰正使君輩從此

嘗常也

慙定也

般音鉢泥洹大滅定也

惠登云被皆作彼字按如作彼下彼字說不去劉云非小兒語王云不辨優劣使人自見注引經論又怡破的陰菴即娑羅雙樹也索解初果二果三果謂之學人第四果為無學人參賦悞伊不能自禁注悞伊音郁伊內悲也智度論作啞伊

中出入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慙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有學人僉然不樂但念諸法一切無常智度論但念下有為一字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

按此段應作公問潛何字問放何字考云此謂公問於齊由以表字云何也下文齊莊無問字者承上問字省之也孫盛為秘書監故曰監君

王云小兒語乃勝簡又

潛字齊由大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就遂以憂卒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

無小二句見魯頌

世說新語 卷十一
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

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

複。康伯兒云：已足，不須複。康伯曰：母問其故，答曰：火

八風八方之風各有名。王云：子敬故慕此二人，按此評得之。言我唯慚愧不及此二人，其餘何論。及於汝奴輩乎。劉云：竟是小兒。襦，短衣也。複衣，有裡也。幘，同禪。視，貫兩脚上繫腰中也。熨音鬱。火斗，也。持火，所以申繒。應登云：兒作乃。

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

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

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

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

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

暝，暮夜也。臨，臨哭也。劉云：甚達。

練衫，練熟絲繒也。衫者衣之通稱。

劉云：不盡答而具。

車騎與南郡共送，宣武時文武官之歸者也。

舊所治府其掾屬則曰故吏佐參佐也
靈寶玄小字

鞠養也所生已所生之子也與詩經異

梁書謝覽字景濂弟舉字言揚

唐書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博涉多才幼多病祖母以百藥名之德林字公輔隋高祖受周禪皆德林

世說新語

卷三

三

故文武別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溫弟也累因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指語南郡

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

傍人車騎

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鞠愛

過於所生

王養

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羣兒競取之

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雅家

人不見喜

溫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李百藥七歲時

中書舍人陸又嘗過其父德林

有讀徐陵文者

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

辭也封安平縣公陸又或作陸義義省體作又天機頌發

始興王名伯茂陳世祖第二子

謝詩唯傳此一句後人對以王籍鳥鳴山更幽遂為佳對許彥周曰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花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也惠連丹陽尹方明之子六六卒長安武后年號聖與管同鍵也常嘗也

榮之上添人字看

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邠

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頌

謝元正幼便聰惠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

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

仕始興王錄事參軍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樞大中大夫筠

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

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

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早或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聘作風

蘇頌年五歲

唐詩紀事曰蘇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右稱一

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本事

世說新語

卷三

三

嚴君父也見易家人卦或云此謂威嚴君上也

王云小兒倉卒易韻乃勝更闡改賦

擁尊見史鄒衍傳崑崙國在南印度南海身體黑

蓋代蓋世也避太宗諱蓋世見項羽傳內難謂章后之乱見上頽藁父爵許國公

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常過其父唐詩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頽方誦庾信枯樹賦

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淨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

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

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

何以皆歎異之鄭榮開天傳信記曰瓌初未知

一日有客詣瓌頽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

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

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

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乃召頽詠之立呈詩

瓌大驚驟加敬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

及上平內難制詔無非頽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

易革卦彖傳語

用命二句書甘誓語有不

用命是非順人也

挺之名浚以字行武字季

寢與寢通醜惡也咽與噎

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
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問奈何以臣伐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又問
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
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滄人九歲通春
魯不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
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
大人常厚玄英挺之未嘗懈省何至於斯母曰
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
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

也。郎君稱貴人子及身嘗事其父者曰郎君。

昂藏軒昂貌。

如注射水。宋宗室營陵侯劉遵考子。凝之齊受宋禪。凝之歸北魏。以忠諫比伍員。姓員氏。

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劉响。唐書曰。嚴挺之。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節度使。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傲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劉响。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半千其後也。五百年一賢出孟子。

按張說句。改作動如棋爭。靜如棋止。乃可。君前稱死。非其宜也。和韻。

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傲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响。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穎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鑿正稗俗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

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

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元

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

至大中授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畫陶

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

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至大元武宗年號何澄昆陵人號竹雀老人陶母見卷十五釧尺絹切臂環也正字通古男女同用今唯女飾

世說箋本卷十二終

